

二  
西  
置  
文  
通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

泗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黃定甫集序

黃子定甫修廉隅富文采視一第如芥自諸生  
入大學以手病罷試事海內學士交定甫者日  
衆而滁州胡簡肅公尤深嘗敘其所著書云憶  
吾郡曾官保三甫為郎時語曰子知江都生耶  
余曰未也讀其詩文擊節焉督漕過揚三甫曰



凡吾叔度耶余曰未也移書讓焉余聞黃子平  
居則閉戶遠游則獨往其常布不輕謁貴人及  
黃子見焉引爲上客談竹素之業後造舟瓜洲  
黃子家瓜洲吳越名流有過訪者召黃子共焉  
陶詩所作犁然當心一日請曰正始以先生爲  
吾友也乃今知先生爲吾師也盡出所作而屬  
余敘適先公變不果敘而先公每稱定甫蓋奇  
士云補官京師定甫赴三甫之約亦客京師時  
與新蔡張中丞助甫諸公爲文酒會坐上有作

與定甫秘商之諸公酌酒賞曰兩人胡耳語耶  
極驩乃罷黃子曰先生可終前諾矣余嘆曰定  
甫之作其範古者哉楊雄才最高豈惟太玄準  
易作賦必式相如擬議變化子雲有不能外者  
定甫不擬古何人而漢唐作者之法毫髮不爽  
詩工而麗文簡而確斯一家言矣不佞可爲定  
甫友耳而安敢師天下後世讀吾之言又讀定  
甫之言必曰此陳生友耳而奈何師其言



此淮安胡公應嘉疏也公在嘉靖間爲吏科都給事中有重名直聲動天下茲八疏其尤要云余守淮而公逝其姪諸生一柄向余泣曰先給諫公草率先生一言以藏于家若傳諸人人恐危胡氏者余嘆曰有是哉公家給諫律人以大臣之道自律以諫臣之分忠于主而已韓非有言貴人過端而言及者則身危貴人得計而與知者則身危此游說語耳公致身者也不計其危矧身後哉肅皇帝龍鱗不可嬰也獨從公諫如流斯水魚千載矣公疏柰何不傳也後余還淮其弟大尹應恩向余請曰往先生諾敘亡弟疏十年不就豈嫌諸公耶余嘆曰有是哉公家給諫以言爲官不得其言曠官矣假令諸公與諸公之後見焉或諒公無它腸忠于上而已史魚屍退子瑕汲黯遺言李息彼去而死矣矧公當言責哉千百年後讀其疏者必曰直哉社稷臣凜凜生氣矣柰何有余言也大尹公率諸生送余寶應湖上攝衣冠謝曰先生言重而國吾



等重而家願竝識之俟後之知吾終諫者

刻石鍾山集序

湖口蓋有石鍾山云往高皇帝駕六龍伐僞漢  
嘗駐師登茲山擒友諒收大捷以永清四海其  
神謨廟筭登高遠覽說者謂山靈之助乎聖朝  
表著宜首石鍾柰何竟寥寥也邑人參議王公  
尚忠成化間曾繪爲圖集古今題詠九學士商  
公輅敘而傳焉今餘百年矣同年廖子占尹湖  
口約余登石鍾絕頂因詢其詳余曰酈道元所

稱深潭之下微風鼓浪搏而爲鍾乎李渤所叩  
雙石涵胡清越分爲南北乎異哉蘇子瞻之遇  
此菴噌吰者乎有窾坎鏗鏘者乎夫聞而鍾者  
石也叩而鍾者石也其言俱足信云獨茲山之  
竒可異耳余聞嵩有石髓衡有石室東岱有石  
閭天台有石梁何得有聲而好事者未嘗文之  
也子占曰彼以形大茲渺小耳余曰聲實蓋相  
因云巢許之以天下讓也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也尚矣乃百里如中牟一壑如嚴陵視天下



何如而名與天壤俱者其實勝也石鍾豈浪傳也哉予占酌余酒者再天風忽來江濤四起其聲有難辨者遂下山去明日予占送余舟中謀新其集請余爲序余曰高皇帝登石鍾山彼五宗者望而祀之茲山千古在今日尤遇云因表而出之以告後之登覽者

賀潘公河工告成序代作

今皇帝御極之六年淮海大溢黃河逆行下民艱食運道阻塞上命御史大夫潘公總河事

潘公文章氣節赫赫宇內往穆宗皇帝時下

邳之間舟沉于陸公治之有成績上知公習

于河也故圖任與乃公欽承簡命胼胝不遑

上經略兩河之疏大都言東海廣大泔泔汨

汨即二瀆入之渺小耳自崔鎮決而河散高堰

潰而淮散水散沙積海口日淤惟塞決而繕隄水

由地中行此導河入海之長策也主上覽而

俞允之公毅然分諸司理焉河北自太行隄下

則築邵家堤築谷山至于直河築古城至于清



口若河南則徐之房村雙溝邳之羊山小河桃源之歸仁諸集亦罔不築建減水之壩開通濟之閘絕天妃之流固黃浦之口二瀆安流同歸于海歲漕四百萬達于京師黔黎得平土而居之主上以匈奴解辯南越投首梯航重譯而貢先朝未有也其厓宵旰衣食者獨一河耳而河治特命給事中尹君徃視之給事君頌公之功謂其弘筭無遺嘉謀獨斷也以上悅而賞爵之按臺李君崑臺姜君漕臺茹君樂其成也問言于余余惟河之爲患自天地剖判則然而國家都幽引爲漕利多平江之功陳公事當開創若難矣而氣化更新人心謹惕治之也易公法當守成若易矣而故道湮淪浮言漸多治之也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以四海爲壑公其以水治水善師禹者哉且也虞廷帝舜簡任夔龍交讓而後玄圭之錫告厥成功主上聖明知公最深而秉鈞當軸者又虛其心不以道旁之議而屈其謀不吝懋功



之典而厚其報斯亦唐虞之際乎大呂陳于元  
英燹鼎反乎磨室公將曳履于巖廊矣余沐公  
澤而重侍御之請遂不辭而樂爲之敘

送花先生之內江序

吾友蕭子凌喬過余而言曰花先生遷內江去  
吾黨矣先生訓經隆教重仁襲義即漢諸儒會  
白虎觀待詔金馬門或爲露門博士或爲國子  
祭酒佩蒼玉當時侈其稽古之榮先生其人乎  
宜內遷余曰善哉左思之賦蜀都也靈關爲門

玉壘爲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考四海而爲雋  
當中葉而擅名豈獨漢哉往奉璽書入蜀而知  
蜀之多才也內江表表焉先生敷教如吾河得  
士以報上也即內召且俟之月餘先生行諸士  
德而詠之凌喬謂先生欲余一言余方讀禮不  
文而于先生之行忽忽若有所亡也南充任少  
海內江趙孟靜兩學士皆先大夫厚友也文肅  
公業修文地下而司直公今八十玄髮未素先  
生能爲李委壽蘇長公乎能爲所忠收司馬遺



書乎斯蜀中故事也亦先大夫遺意也不佞安敢文

送傅憲使之關中序

余少讀柳子厚晉問彼稱三河帝主之更都焉而平陽堯所理也其人儉而讓謀而和儉則用足而不淫讓則進善而不鬪謀則道遠而周事和則仁義行焉信斯言也此晉所以多名世士也及讀何仲默雍大記又稱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天下之奇被山帶河至終南太華之雄帶杜輞川之秀甲于中原登覽者思一至焉余壯游半天下而未至秦晉今憲使澤野傅公奉天子璽書巡荆西將三年擢陝西參藩以行公晉人也而秦游豪賢于山川行其兩相遇耶昔喬莊簡公在弘德揚襄毅公在嘉隆俱爲大司馬大家宰建樹赫赫說者比于司馬溫公文潞公以爲晉重詢其宦跡多自關中始豈昔人所謂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乎公性託坦夷行操忠



審緯文窺二酉之富材武抱三畧之遺弘獎風  
流增益標勝每談天下大計如四方疾苦九邊  
要害兵法機宜人才淑慝崇論絃議皆可坐而  
策之今之往也即古人竹帛之垂鼎彝之勒臭  
味風雲千載無爽而况太原蒲州表著關西又  
爲公之鄉先生哉其已事可視也語曰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建功名者何所因乎因  
乎往哲而已異日典文武兩曹紹莊簡襄毅之  
業于公厚望焉或謂公愛民誠懇好士如生平  
驪荆西一路碑焉不佞以爲威鳳數毛麒麟片  
甲耳今而後願公有光秦晉俾鄙言在河東申  
陽之間尤小子之幸也夫尤小子之幸也夫

又

沔古雲夢澤大都稱南國云楚當周之盛召公  
聽政有甘棠之詩召虎循行有江漢之詩方叔  
帥師有采芑之詩仲山甫封樊有蒸民之詩千  
載誦之猶可想見其民俗之厚也漢若賈太傅  
馬伏波楊關西晉若杜武庫羊都督宗肅侯唐



若劉文房韓退之李習之宋若歐陽永叔趙閱  
道蘇子瞻兄弟此諸公者德業文章皆千古  
也考其入楚或典郡邑或觀察一路至今遠者  
千年近者數百年然方城稚齒息壤黃髮無  
論祠祀歌詠往往思起沉碑于萬山索遺文于九  
地愛而護之以爲陵谷光寵此豈聲音咲貌可  
爲哉憲使傅公以名進士鎮荆西 主上重肅  
皇帝潛邸考公三載績最擢公參藩關中沔民  
依依遮道至攀其轅不能去余聞而嘆曰庶幾  
今日見懷棠之風哉公慷慨有大節郢中鄖子  
之間方輿千里而德公者如沔異時千百年間  
有明使君繫民之思如漢唐諸君子則公與召  
公爭烈矣語曰劔不徒斲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種麥而麥種稷而稷愛民而民愛之直道  
而行真三代哉郡太守史君命余言贈公余幸  
沔有南國之遺也敢爲公頌之

賀郡守史公獎勵序

古今建官何啻千百而獨守令則稱父母蓋親



民云虞周邈矣即兩漢近古余讀班固范曄所  
記元始建武之間與民休息禁罔䟽闊良吏最  
多若民詠歌爲父母惟召與杜耳吾沔太守史  
公任未及暮而都御史王公移檄獎之語多在  
檄中至云民情召父杜母何意沔也今南陽哉  
康誥言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呂  
覽言師者抱子方食而枕以糠粃者抱子方雷  
而窺于戶不病其爲父母者心之誠也余于召  
杜無論其它政徃徃誠于愛民興利而生息之  
躬耕勸農出入阡陌修治陂池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增田三萬頃郡  
內殷足此視南陽如家視民如子者乎曾子曰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功成而名隨之即洛陽以  
吳公蜀守以文翁應召且不名乃父母之頌尚  
遜兩公焉豈武健文飾其心未規者可望萬一  
哉繼峯公先大夫守惠州有善政而公以清修  
承之勤力似召翁卿節儉似杜公君而愷悌溫  
良令人想見九江河內于千載之下沔有十八



所積淤成田而糧畝半湖失 高皇帝舊制四  
境搯腕公毅然均之昔史起引漳水溉田而民  
歌稻梁史謙恕刺梁州墾田而民歌有飯斯亦  
不愧召杜矣公遠宗家範近守庭訓而踵武漢  
之循吏者乎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語  
不虛矣郡同寅二三君屬余文頌公余觀漢家  
有治理效者輒璽書褒美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明主加惠  
元元公廣 上德意大用不次矣寧出漢人下

哉公聞而起坐曰願夙夜圖之以無負先大夫

奉送靜齋梁憲使入賀序

昔箕子衍五福之疇而先壽也夫建極而斂于  
已又錫于民始稱有道之長人主之壽與天壤  
俱蓋君者羣也羣天下而壽之者也所謂國脉  
民命係于一身者乎明興高皇帝累葉惟肅皇  
帝八月降辰年踰甲子蓋壽云今皇帝誕期同  
符烈祖尤爲竒事憶嘉靖間肅皇帝受釐大肉  
以祈長年不佞評大理寺事見諸王遣使藩臬



長伯會來東南以舟西北以車雲擁鱗次于午  
門外至日同內廷稱賀又有蠻夷君長畢陳方  
物綴立於諸臣後百拜稽首三呼萬歲聲起楯  
陛徹霄漢間有覩玄鶴獻白鹿貢白兔者私心  
猶以爲非三代盛事且遠臣不見乘輿一而望  
闕遙祝而已今皇帝臣得而祝無言祥瑞者惟  
皇建極千載一時乎十有一年癸未荆西憲使  
梁大夫應入賀之命大守劉公委言于不佞不  
佞歸自京師主上勵精圖治從諫如流詔起逐  
臣以隆丕丕之基此其遐齡無論肅皇帝即天  
靈地皇所稱一萬八千歲可重光帝系譜乎梁  
大夫河南人穆皇帝朝爲都給事中有重名時  
新鄭高先生以首相兼冢宰科中有彈及高先  
生者天子震怒先生甚不樂儕輩有不直前疏  
者大夫進曰問孟安敢談事古人如王陶彈韓  
琦唐介彈文彥博益見兩相公之量彼言官以  
言爲職耳先生請休矣先生笑曰公善良是意  
遂解言者無事高先生剛大正直去位十餘年



而公論定大夫保全善類侃侃不阿倍國脈而  
延民命壽主上者宜莫如大夫矣大夫筮仕縣  
令晉秩兵憲宣布德意納斯世于皇極至諫垣  
一事乃其大節云且楚有衡玄二嶽如芙蓉天  
柱峯頭多長生不老之藥江漢萬里合流于楚  
而朝宗于海人臣見君之象也大夫駐節又肅  
皇帝潛服鑄京豐沛之祝視封域尤切如川方  
至如岡永寧惟楚之山川哉大夫茲行張楚矣  
或謂楚風俗日靡民瘼日甚大夫當入告明主  
正所以壽國與民也或亦太守公與諸州縣之  
意與

送曹憲使任遼東序

余讀揚雄太僕箴而知古人任官之重也彼稱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豈非  
以輔德攸關耶昭代建官內有太僕司外有行  
太僕而遼東有苑馬寺即周禮甸馬之外有司  
馭而僕卿之職大都同云周如伯冏漢如夏侯  
嬰石慶陳萬年當歸馬之朝而勳勳赫赫斯亦



大呂元英九鼎磨室矣憲使曹公在肅皇帝朝  
爲比部郎以忤權貴左官佐郢沔屬于郢而公  
之德政沔人士涵濡者垂十年今公秉憲荆西  
地方千里駐節于沔而沔士人被公德政者又  
餘一年公才敏而不以多能炫操廉而不以苦  
節著至遇羣吏嚴如師傅慈如保母人人以公  
親已咸謂公弱冠登進士歷仕丁艾當內召三  
事不爾開府邊城柰何止擢僕卿于遼左不佞  
謂穆皇帝朝言官䟽僕卿最重慎選有才節者  
充之即任督撫今皇帝聖神曾以邊事問江陵  
相國指顧遼左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蓋遼左隣  
虜民貧軍悍視九邊尤爲要害公之往也廟堂  
駸駸以大司馬屬之行且臨翰海禪姑衍封狼  
居胥山矣周漢前聞人之烈不在公指掌間耶  
太守劉君率刺史二縣令五命不佞一言以贈  
不佞于公爲通家交僕臣司駕取告執帛竊附  
于雲之頌

壽通政李封君七十序



往游京師見江陰李先生以財雄轂下助邊圉之急佐縣官之需詢其治生咸以仁義豈所稱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道附之者乎是時等素封矣歲己未先生之子長公徵川登進士歷官右通政封先生如其官重金疊蓋擊鍾鼎食比于宿衛即公家多祚不啻也而人稱先生爲封君翁翁杖于鄉公在銀臺翁曰吾六十矣夙夜報上出納惟允今杖于國公在鄧中翁曰吾七十矣况所官又先帝潛邸爲國屏翰公加意藩服辛巳六月某日翁懸弧之辰也憲使傅公與參伯公同榜于翁爲子行而謀所以壽翁于不佞不佞仰而嘆曰紳尼言壽必歸大德而子長言富好行其德彼云燕在勃碣之間一都會也然與漳河海岱陶睢宛洛三江五湖等耳而今國家建都于燕九州之人寓焉視漢史所稱何但什百李翁居積任時輕財喜施意豁如也九州人之在都會者被其惠而德之酌斗酒而祝大齊翁殆百齡哉夫計然倚頓



令後修業而息之耳乃參伯公以文學顯遭逢  
聖主咸五登三勲樹隆茂江漢之間浸仁沐義  
頌聲作焉又諸子翩翩而起世藏室之史大隴  
西之業寧獨燕趙延陵李氏哉人亦有言穩  
而名高吏而廉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乃翁永  
年而昌後其德日益人之德之者日衆而其壽  
日綿漢時老人七十授以玉杖舖以糜粥今翁  
善飯行不以杖嗟乎唐且談兵申公召對衛武  
作箴楚丘策事是翁方來者也參跡古人乎憲  
使公迺然曰吾子于李翁有味哉其言之也請  
授簡而稱觴

壽傅憲使文

今皇帝御極之九年壬正念九日乃憲使澤野  
傅公初度之辰公鎮荆西一路部吏郡守者二  
縣令者五謀所以壽公而沔守史君屬余以言  
余聞諸禮五十曰艾始服官而稱壽公年踰強  
仕未丁艾也即獻萬年之觴不有待乎諸大夫  
乃言曰荆以西故肅皇帝潛邸也其廉訪多重



臣云公含元精之和應命世之期居荆三年矣  
殫圖宣猷去煩蠲苛惠下若鄭子產恃法若張  
伯紀平反若雋不疑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又安石城雲柱沱潛三筮泱泱千里其間含經  
味道之士齒危髮秀之老莫不北面人宗自同  
資敬即耳目所覩若純德一山表著聖明江漢  
合流朝宗于海如岡永寧如川方至有進此而  
壽公者乎余小子卑卑其言無以當諸大夫又  
何以當公顧侍公久而知公深竊觀公抱霍衛  
之用兵而不欲以材武顯閔屈賈之博物而不  
欲以文賦著操鍾王之柔翰而不欲以筆墨炫  
夫織離之足必千里而後知其捷也鑛朴之金  
必百鍊而後知其幹也公富于春秋行且歷試  
外擁旄而內當軸乎昔公家武仲之在漢典蘭  
臺秘書休奕之在魏爲御史中丞俱聲施後世  
大都文翰士耳獨有商良弼起而任天下之重  
說命三篇爲千載格君之準世所稱文且武者  
瞠乎後矣公修德錫符受天之况阿衡之業焉



奕前代即宇內名山大川無足齒也况荆西路  
乎在天爲星精在地爲舟楫傳巖之壽顧兩間  
哉顧兩間哉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敢爲公  
願焉諸大夫輾然曰庶幾哉知公矣不佞退而  
書之請質于公

壽查封君六十序

往不穀爲四川學使查君德克以進士高第尹  
富順博審好修有此媵節心甚愛之一日詢其  
家世知尊公先生長者留落不耦貢入京師爲

麟游邑丞麟游乃鳳翔下邑先生其之且曰吾  
粦粦在遺腹未面先子幸王父母督教成矣柰  
何不行所志丕揚大訓乎乃勤恤其民有迺賦  
者先生傷之且曰少視科第如芥今厘若此無  
毫髮裨益可習脂韋腴民膏血以負平生乎挺  
挺肩肩遂以催科之拙不稱上官意遷王官而  
先生無行意德克轉鳳陽府丞先生遺書曰吾  
橐中無長物汝尹富順爾爾足明我志况中立  
高皇帝湯沐邑願急行以報主恩歲己卯德



克走鳳陽先生匹馬滇中來祝德克德克以漕  
運御史大夫及直指使者䟽有造船之役而不  
穀董其事聞先生弛擔萬里命德克暫歸德克  
夷猶久之先生遺書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况  
諸公知汝努力圖報吾見官衙無長物如富順  
又如吾在麟游足快矣德克手其書示不穀不  
穀心服焉已而德克終其事御史大夫及直指  
使者交章薦焉先生聞而大悅越明年庚辰四  
月廿六日乃懸弧之辰德克奉觴上壽先生曰  
自汝兩事陳公公知汝深汝素善其言我今六  
十矣可能博一語祝我乎德克走下邳告不穀  
不穀嘆曰先生佐百里纒一命之士耳昔陸景  
倩爲扶溝丞聲名籍甚唐廉訪使者課州縣殿  
最欲得其實有吏言狀曰某也強而清某也許  
而清惟陸生爲真清太史公謂寡廉鮮耻而俗  
不長厚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耳先生以清自處又惟恐子之不已  
若也麟游其扶溝哉先生壽可知矣余聞長老



言華豔靡曼之好喪其生者也服砂辟穀之術  
荒其生者也先生無其好無其術而寧靜澹泊  
一如少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所稱長久  
者其先生之壽乎其先生之壽乎先生有五丈  
夫子而長德克德克勉旃無負庭訓俾先生壽  
無疆即父子間當余言也遂次而書之

壽太醫朱君七十序

昔陶弘景年八十有壯容善辟穀導引之法自  
謂行教守道翩翩超昇矣所修本草以水虫爲  
藥門人請曰功及人矣如物何復易以草木解  
形仙去爲茅山上清師署蓬萊都水監亦異矣  
夫醫仁術也仲尼所稱仁者壽乎通明善醫喜  
讀葛洪諸傳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後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  
祖之都亭朝野榮焉此宋齊已來盛事其仕而  
隱隱而仙者與淮南朱仲禮世習長桑君禁方  
肅皇帝朝游燕趙間遂家居于燕乃燕趙人以  
爲秦越人也貧者湯慰揮其謝金其子汝修在



穆皇帝朝選入聖濟殿供事三載績最授太醫院吏目今皇帝壬午大慶覃恩得封仲禮如其官仲禮具冠帶詣闕下稱謝布衣之榮豈恒有哉公卿德公而賀者屢滿于戶不啻陶氏之遇仲禮淡然爵祿不入仕隱之跡又何肖貞白也西山北海之間安知非華陽洞天可長生不老者耶六月中旬乃其初度年七十矣余于仲禮蓋謂其可仙云汝修善文翰所交多海內知名之士咸稱尊公壽而屬不佞以言夫朱先生有仙氣期願無筭矣三十年後倘結樓三茅乎仰青雲覩白日聽松風而快也有叩門者非陳生耶更爲先生壽

壽茹封君序

今上御極三年召天下循吏爲御史越二年選才望御史巡漕河歷山茹公始以武進尹應徵繼承殿中之選海內才穎之士莫不嘖嘖侍御公遭逢明主者不佞以山東叅政理漕事侍御公相得驩甚也一日出示尊公東田先生書大



都言其祖自山西臨汾家遵化爲東勝右衛總  
旗起田間我稍饒裕汝舉隆慶辛未進士我受  
御史封况仲者諸生季者百夫長內外孫與曾  
孫幾三十人幸昌而家矣可負而國乎先生語  
多質直春秋七十矣大學士申公侍御公座主  
賦詩壽焉里中人又嘖嘖先生教子身食其報  
盖天道云後侍御公以山東少叅分鎮臨清今  
上覃恩進先生爵紆青拖紫七十有四馬太孺  
人年且七十矣不佞過侍御公執手語曰兩尊

人修齡宗不能稱觴願吾子一言以嗣申公  
詠乎小子卑卑何能爲役獨公國士遇我未  
能國士報也報之以言可乎往遵化人爲余言  
先生長者如兄弟中有欺凌者先生曰一布被  
一共卧矣不校而愧之如因清勾羈非所者先  
生曰魯朱家藏活百數矣助千金救馬如負貨  
值不償者先生曰若焚券市吾義矣棄去不問  
余所聞三事皆古之有奇節者太孺人力贊而  
行之此非休息乎仁義之淵圃者耶語曰積水



成淵蛟龍生焉先生宜有侍御公矣乃侍御公  
于先生祝期而期祝願而願斯亦衛平之占季  
主之上也果如人言有天道哉憶天順間燕市  
有詩文神者年一百四歲如少壯天子召見便  
殿賜酒最宴順天府命吏部尚書姚夔請老造  
其虛實焉談者以爲國家之瑞第其室偕老子  
備貴孫幾多不知能如今日否主上監于往代  
修尊老之典先生以百齡當之謂聖明有兩茹  
可也或言侍御公在藩服抱長才巡視宣大知  
邊事最詳將保釐重鎮勒銘鍾鼎顯揚先生者  
恢恢大也寧獨壽哉寧獨壽哉

壽童夫人七十序

余聞里中人稱內方童先生有孝行蓋母繼難  
事云已而爲公家壻人言沈夫人之賢婉婉聽  
從有助于先生而佐之者盧夫人也盧夫人有  
子光祿君光祿君善讀父書肯搆而室肯播而  
田翩翩佳公子也人言先生有後克承厥家而  
教之者盧夫人也盧夫人春秋七十孟冬十日



乃設輓之晨里中人言先生喪三十年而夫人  
享遐齡百歲未艾真邦之媛而家之瑞也請余  
言爲壽余聞織錦之詩采牋之記常也而文割  
鼻之誓斷髮之苦變也而節即不問享年何如  
而雲漢爲昭日月竝永壽足徵也先生在翰林  
院多應制之作英聲茂實橫絕四海乞言者日  
衆乃夫人便媛綽約執管和墨解其吟咏相得  
歡甚片言隻字十襲珍之比于懸黎瓊藥以遺  
其子刻而爲集俾先生不朽何其文也先生旣  
沒家事孔艱光祿君孺少夫人從一自守以備  
蒸嘗往有畫史光祿君欲傳夫人之形夫人痛  
曰吾爲未亡人垂白不窺戶久矣柰何見吾面  
光祿君跪而始允又何節也夫文存而理著節  
存而理固無論追古列女之年即仙家所稱王  
母麻姑萼綠華謝自然上元諸姬之類雲輶鶴  
駕往來飄忽于十洲三島崑丘瑤池之上長生  
不老有能外是理乎吾知夫人壽真無疆云里  
中人以其言聞于光祿君光祿君歎曰自陳子



作先太史公傳而先太史之名益重即所稱文  
節真知吾母者而吾母之賢益彰儼然造陳子  
謝焉陳子多光祿君孝思類先生也遂書爲夫  
人壽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終

二酉園文集卷之九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記

五嶽山房記

沔蓋古雲夢澤云江漢之水合流繞郭非司馬  
長卿所稱罷池陂陀下屬江河者哉故境內無  
山而余世家江北古城竹塢人稱山林云家按  
察公移居郭內于復中坊構書屋數楹前致奇  
石者五中高而秀者象太室東一象日觀峰西



一象蓮花峰南一象岫嶺峰北一象太行之碧  
玉皆大人題品東吳陳方伯子兼書五嶽山房  
扁焉四明豐吏部人季南海黎秘書惟敬吳興  
徐按察子與賦詩歌投贈又舍人梁思伯廷評  
梁彥國俱在羅浮各繪爲圖西蜀甘憲副征甫  
掛冠東岱貽真形一圖四壁蒼翠冷冷有聲鳴  
乎奇矣昔向長有名山之興自言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思畢婚嫁便遊五嶽宗炳棲丘飲谷徵  
辟不就經游勝處悉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衆山皆響今吾廬面奇石又多海內名筆乃  
大人詠歌其間庶幾宗少文所稱卧游哉若向  
子平之願則不穀又何讓焉遂操筆而爲之記

日休堂記

泰和王君尚涵自童子時稱少俊王公大人引  
以爲奇皆曰唐家王子安復生也弱冠舉鄉試  
第一仕司華亭教漸擢大理寺寺正奉  
上命恤刑雲貴多所平反未幾有左官之命憐  
才者思究厥用而君病䟽以歸且曰適蒼蒼者



投足坎壈榜人艤舟臨流失揖又可走遐逖而  
渡江海乎吾茲休矣鵬鷁之飛九萬榆枋椿茵  
之生千年一夕同適于大造耳吾茲休矣陳生  
曰吾觀都門日暮有側肩爭趨者鍾鳴漏盡有  
衣繡夜行者君何休焉王君曰狗財死權衆庶  
馮生竊病其勞也吾舊以日休名吾堂今歸矣  
子爲我記之陳生曰我聞作德心逸而後休也  
然稽古人之德莫先於易夫人於進退存亡之  
際奈何心戰莫定也而易言之大備其象與辭  
其變與占可觀而玩也行健配天安貞應地卽  
天地不齊之遇一無與於吾心此非怵迫之走  
并介之人所能曉者君讀易取高第卽前談說  
余率有味乎其言所願假年學易永茲休也或  
出或處焉往而不自得哉王君曰諸書作堂記

近淮書院記

近淮書院者總督董先生所創也先生家世楚  
自黃陂徙信陽州舉嘉靖辛丑進士官都御史  
云往家食時讀書郡城北買田一區廣袤若干



葺舍數椽諸峰羅列曲抱澗水北繞淮河淮河  
者禹自桐栢所導也先生取正諡明道之語扁  
其堂曰思道左種竹萬竿軒曰環翠曰虛心右  
近長湖可舟亭曰背郭曰耕雲曰釣月曰先春  
又隙地可射亭曰觀德旁多蔬畦花園過者望  
楓樹知其中偉人云先生有子國儒知讀父書  
藏經畧稿及古今諸籍會余長安道之且曰子  
楚人也爲通家交盍記之嗟乎世所稱名園臺  
池亭榭多頽落消歇有百世其思者皆以人而  
重始先生令邯鄲余過邯鄲邯鄲人爲余言多  
古循吏事得祠而祀之後巡撫延綏虜入寇先  
生親冒矢石破虜於魚河時家大人官職方每  
言董公者屹然長城也及讀御史時寬海禁等  
疏見賈所陳貴粟積貯此何讓焉昔公家仲舒  
當漢建元元封之際奉對天人剖中時務乃相  
江都徙膠東未究其用先生遭逢  
聖主勲名在疆場得優游歌詠視昔人有良遇  
異日者考先生里居顧瞻茲地茲地不朽哉院



外多水田先生力于耕無逸豳風周召所謀國者其歸曰明農是先生之用心與院南爲子貢性道學院西則大復何先生讀書庄皆足繫高山仰止之思者敢叙述而爲之記

劉文安像記

余讀劉文安公榮哀錄乃嗣君司農氏承恩所梓凡

朝廷賜典與海內學士所贊述備焉慨然想見其爲人後司農君出公之像而命記於燭又恍

然如對公云公諱龍字舜卿別號紫巖其勲業不可殫述余觀其

武宗時逆瑾用事士靡靡趨之公在翰林大忤瑾竟至左遷瑾誅而後復其官

世宗繼統新貴人議禮

太后欲廟謁公佐秩宗執

祖訓不可凡三上始報罷又南都武臣席寵怙侈公掌留兵悉裁以法魏國永康撫寧諸臣肅然憚公時宣大有警公條陳便宜六事成見施



行後公里居虜騎薄城土人勸公引避公曰我  
不可去父母之邦耳指授方略虜稍稍夜却凡  
此皆事機之變耳公應之雍裕權貴患難屹然  
莫奪斯凜凜社稷臣矣乃若高文典冊關中呂  
仲木比之歐陽永叔真確論云余惟像者想也  
因其思而遺焉者也行業如公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况邁其遺容不有聖之儼然卽之溫  
然者乎及讀公上

孝宗皇帝書

孝宗大奇之賜第一甲其言禮樂詳矣於漢叔  
孫通諸葛亮薄不爲也今觀公樹立允信是先  
資之言如券又何厲也昔人稱位冠羣臣聲施  
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爭烈者公其人與公其人  
與

游太和山記

昔漢司馬遷謂自古帝王蓋封禪云後世功不  
至矣德不洽矣日不暇給矣且三代咸起河洛  
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如其方



明興起南服

文皇帝賜太和爲太嶽

肅皇帝又起郢上賜曰玄嶽建顯號施尊名  
大明之德煖涌原泉未有過于茲山者余感焉  
作游太和記

隆慶四年庚午六月余由大理寺正奉

命出守淮安歸省家按察公道經襄陽望太和  
在步武間憶大父承德公嘉靖初年登之承德  
公身長玉立聲如洪鐘聞數十里游者目攝公

曰偉丈夫哉不穀兒時大父津津道焉歲丙申  
三月按察公再登禱絕頂得奇夢四月八日甫  
歸而不穀生小字武當人以爲異云不穀稍長  
有意乎萬里之游嘗嘆曰名山在天壤間可少  
吾杖履哉而太和託始矣是月六日由襄陽至  
穀城明日至界山是夕大雨晨起復晴望諸峰  
崗巒如沐千鳥競翼百猿接臂過遇眞宮諸黃  
冠走謁其鳳凰峰鴉鵠嶺迴繞奇特溪水隨之  
松杉夾道以萬計謂之遇眞者非其眞武遇眞



人得道處耶行少許過治世玄嶽坊走太子坡  
謁老君殿時方午就玉虛宮宿焉登望僊樓尋  
雪洞聖水池謂之玉虛者非以真武爲玉虛師  
相耶東廡有張三丰道人像

文皇帝所賜真人誥就月下誦之月明如晝湛  
露濕衣越九日由玉虛憇龍泉觀度橋們巖時  
有道人多坐樹間聞談經聲又風送鐘磬不絕  
暮抵紫霄宮宿焉前爲福地巖後爲煉丹巖有  
七星三清諸虛謂之紫霄者非以凌霄漢騰紫  
氣耶明日游禹跡池徘徊臨清萬松亭其水月  
雙清又明日酌上善泉甘異諸水有垂白一道  
人李者問按察公起居出向來贈詩墨猶新也  
詩云已入無生境仍逢不老僊形棲翠微上神  
想大初前丹鼎君初就紅塵我尚牽何時婚嫁  
畢來此問真筌和歌而別重余徘徊云十二日  
由紫霄經烏鴉黑虎廟過榔梅祠其地益高峻  
令人心骨俱寒又入清微觀皆懸鐵索攀石欄  
以躋者少頃入大門謁玄帝次太和宮宿焉十



三日乃按察公壽再拜祝焉是日大晴立天柱  
絕頂星辰如斗欲墜不墜望白雲在下忽有雷  
聲中起其諸峰若玉筍若中笏若天馬若伏魔  
或見或隱最著者止香爐耳余遂就枕明日天  
稍陰辰刻始霽見湘河如一線云讀

文皇帝御製碑求唐宋片碣無有况秦漢乎乃  
宮殿之盛若連閣累廡輦道相屬云由太和至  
南巖宮宿焉石上有蒲圻廖公道南沔陽童公  
承叙來游題字其詩剝落不存有捨身巖飛昇

臺壘之深萬丈不能久視有龍頭焚香處余若  
履平地十五日過虎耳巖中有高僧不二又呼  
爲佛子巖余未及至而此僧炊飯相待矣引余  
坐石榻耳語甚驩叩所從來多不答其言大都  
彼教中度一切苦厄照見五蘊皆空云耳巖頂  
有蓮花池水旱不乾余欲題詩巖間不二止之  
曰公何色相哉大笑別去日暮過滴水巖傍有  
大樹皆千年物其水中龍鱗欲作雲雨狀其樹  
聲若虎嘯令人恐恐速行就五龍宮宿焉道士



出真武玉像五蓋五色玉云其山爲青羊峰爲  
繫馬峰其水爲日池月池爲白龍潭爲萬虎澗  
一經目自然菴中有六日菴菴中水氣清涼  
文皇帝賜李素希衲衣余披卧一夕忘暑矣十  
六日飯迎恩宮投淨樂宮宿焉謂之淨樂者非  
以真武嘗爲是國太子耶自余山行十日經風  
雨陰晴乃千澗之聲在耳萬仞之形在目烏覩  
人世哉  
陳子曰太和蟠踞八百里其七十二峰三十六  
巖二十四澗余莫能狀也讀

文皇帝御碑謂其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  
睿大哉王言可狀茲山乎至云大而無迹之謂  
聖妙不可測之謂神卽太和融結亦元氣之流  
行宇宙間耳何可名焉語曰荆山爲地雄果雄  
哉余爽然自失矣

尊經閣記

道晦而後有經之名經晦而後有尊之名伏羲  
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推三代之德采善惡以褒周室是謂六經聖如孔子雅言之假年學之竊取脩之信而好古豈無意于尊經哉孟子七篇願學孔氏而歸之反經時多異端離畔日甚撥亂而正之于經何如也漢承秦絕學之後除挾書之令集諸儒于白虎觀以講異同如何田孫期之于易轅固韓嬰之于詩伏生夏侯勝之于書高堂二戴之于禮丁恭賈逵之于春秋多其誦詁要不詭于聖人有宋諸儒復昌明之如天有日星地有江河云夫易長于變書長于政詩長于風禮長于行樂長于和春秋長于治人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乃不達于陰陽不履于和平無以肅綱紀而辯是非則六經之教安在也卽日誦遺言與耳食何異斯邪慝之昌而不經甚矣淮安府學舊有藏書閣名曰尊經歲久頽廢文廟亦圯會

今上御極下風勵學宮之



詔余白于撫臺王公捐帑金脩之渙然更新詳  
在王公脩學記中博士及諸生以余時登閣上  
問記于余嗟乎六經燦然矣余懼其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故所談者先儒業言  
之亦尊所聞云耳語曰爾學不明不如歸耕願  
諸生恟懋之

招隱亭記

淮城西門外有西湖其垂楊煙水蓋勝槩云稍  
三里許地脉墳起鉢池山寺僧圓智募居士許  
噪結菴舍茶於上五游山人郭次甫往來東岱  
時居然後隱焦山不來余招之始來遂以真形  
圖一杖一衲一瓢一鋤一舫一懸焉叅知潘公  
題曰隱菴後爲一亭儀制王敬美過淮訪次甫  
低徊留之不能去且曰庶幾遇小山八公之徒  
乎余扁曰招隱兩人促余記之嗟乎人生天地  
寄耳次甫寄身於隱余所聞由光誼至高次甫  
似之矣又足迹遍宇內名山大川奈何寄意於  
茲亭而托之乎余言哉余誠不知其懷之所繇



興也書作亭記

竹在亭記

余蓋荊州人讀盛弘之記謂山中有竹大者數十圍小者四五圍下有奇石風生竹拂絕無塵穢聲如管簫聞數十里以爲寓言耳乃余家瀟湘在塢上又讀書蘇阡又爲園夏泐蓋多竹云此守淮陰郡齋有竹扁曰青玉時耳竹聲乃知盛生言不虛矣頃豫章王孫貞吉自謂其先公愛竹種之號竹隱十年幾絕一旦竹茂如昔杜甫余先生題曰竹在亭皇甫子循吳明卿周公瑕魏季朗俱有作而屬記于不佞又走使數千里外嗟乎王子猷愛竹至不問主人今公家之亭又仁孝之所寄也公雅善詩翰遍交海內賢豪日詠歌亭中取盛生言誦之亦有當于心乎若其中虛而性直也節勁而枝茂也可以比德而况後必有能誦之者奈何有于余言哉奈何有于余言哉

建杜工部浣花草亭記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  
余入蜀游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  
以茅爲亭者乃安陸楊公芷番禺王公原相餘  
姚周公思克肥鄉張公思忠命經歷王忠創爲  
之而題曰乾坤一草亭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  
如新也余坐其中見層軒所面卽百花潭水而  
幽澄入戶足消客愁者又鷓鴣飛鳥時相上下  
風月之夕則橙林翠竹作烏烏聲如垂老之別  
無家之嘆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樹  
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  
流落景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  
公知已于百世之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遠依嚴  
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已者方其茅屋爲  
風所破嘆曰安得大廣廈更被天下寒真壯士  
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人之雄傑子  
美哉王忠聞余太息就溪水滌硯請余記之俾  
脩亭者無忘誅茅之意云

重脩灤西草堂記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最工云考先生自成都下瞿塘浮湘望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灤東有東屯而灤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參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圯萬曆改元夔州郭君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不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時玄宗大奇之命宰相試其文拜左拾遺乃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顯若薄楊雄枚臯不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輦轂入蜀避走三川肅宗立往救房瑄至不省錄嚴武節度劔南復依焉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爲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章光焰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



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襄西更新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余爲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祠曰

昔飄零兮流寓嘆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其舊路

右迎神曲

三年飽兮煙霧千載驚兮香炷尚轉蓬兮山靈其呵護

右送神曲

牛頭山工部草堂記

潼川蓋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嘗登其上所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叅知梁尚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劔南捐金度木命刺史張輝南爲草堂于山巔余試士過焉刺史乞余記之嗟乎公遭祿山之變飄零于蜀或自綿而梓或自閬而梓坎壈之狀千載流涕而誦其詩者興忠君愛國之思卽公在梓州詩如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瞻嘆其以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也輪



扁以輪入也蘇氏知公乎是公詩多于蜀而妙  
悟于梓公神其託茲山哉天壤俱敝可矣昔唐  
陳子昂梓州人公過射洪學堂撫遺跡而弔焉  
有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之詠若爲今日而  
言者則牛山數椽與金華並峙乃不穀之慨慕  
于公奚啻公于伯玉哉浣花瀼西余業有記而  
今又託乎片言其有私感與若謂能飽公殘膏  
賸馥而揚摧之則余豈敢

禮部尚書李公祠堂記

昭代正統間富順蓋有大宗伯學士李公云公  
有昭德集言家世自荆之公安范文正所稱祖  
宗積德始發于吾乃繼述在後人焉至于論文  
自六經外惟司馬遷哉卽欲謝朝華振夕秀無  
能出藩閥矣余莊誦而心折也公沒百餘年公  
曾孫水部公同家大人舉嘉靖庚戌進士余奉  
命督蜀學事玄孫太史公與余善乃言曰長春  
有今日自先宗伯公而公祠在南浦配公者公  
李子學正公也後附以中憲水部兩公必長子



孫及仕而賢者始入焉幸公言記之余按古祭法有二曰報功曰脩先李氏祀其先亦猶行古之道也余過富順低回祠下不能去昔三川之民披髮而野祭孔子傷之巴俗崇佛教列剎徧于山谷無名家專祠者李氏有世德哉宗伯公倜儻能文章正統戊辰進士由吉士至侍讀在翰林三十年歷太常少卿至禮部尚書在南都又十年每以忠直受知列聖而忌公才者未及登相而罷諭祭有曰脩史秉筆削之公進講

著啓沃之益夙夜寅清典禮罔忒蓋確論云學正公善詩弘治辛酉鄉薦其司濮州教典河南試有聲方內召而公逝矣中憲公剛毅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御史時嘗論救大禮大獄諸臣仕秦以不合歸水部公長者河渠督木以能著偶論二千石僨事爲言者所持乘天變調公守趙州八月而歸趙人思而祠之三公善繼公昭穆蒸嘗無愧色矣今天子詔下學宮議祀典僉謂公品流可祀于社與渝州劉文簡公長寧周



文安公相爲萬足顧易名尚缺典也漢章帝元和  
和中巡狩至沛使人祠桓譚于家明帝永平間  
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相國令子孫侍祠  
假令有司以公聞于上安知不賜謚與祠焉矣  
漢代哉祠有堂一厦樓三楹左右舍各一松檜  
脩竹以千計公諱本字立之號立菴學正公諱  
世昌字道亨中憲公諱鳳字鳴叔水部公諱方  
至字如川詳家譜中太史公網繆軒陛將大秩  
宗之業而急于脩先天下稱誦周公爲其論歌  
文武達太王王季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詩曰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李氏其昌乎又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可以風蜀矣遂不辭而爲之記

四川按察司分巡川北道題名記

余讀周禮古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天子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後世此令不行于方輿而其權寄  
之憲臣所謂陳詩觀風命市納賈以觀好惡咸  
得操握及讀國家憲令蓋最重按察司云國初  
御史不常遣其官邪民隱惟按察司專糾禁之



其後歲遣御史一人而按察司設分巡道其權與御史並蜀之東西南北各分一路出入會城省觀以時議者謂蜀山川盤紆有司簿書期會旦夕難達而呻吟之民寃滯之獄與災沴之變兵革之擾非憲臣坐鎮之法禁柰何不敷潰也嘉靖壬辰柴公儒巡川以北始駐節于保寧其衙門在城東南隅越甲辰張公時聘以地稍卑濕就王府廢基而改創焉隆慶壬申秦公舜翰左右增舍規模弘遠萬曆乙亥滇南王公奉

璽書而來彰軌貞度詢于掌故勒諸君子姓氏屬不穀記其事嗟乎子產有言曰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宣令德載令名而遠邇始安况蜀去轂下萬里而北路倚劔門尤稱重地憶昔唐宋時氣節如顏真卿文章如李義山政事如崔與之或分知諸路或號安撫使其權不及今按察十之一二而三先生之名赫赫天壤若與劔閣巴江同其高深



者茲豈聲音笑貌可襲取于千載之後乎王公此舉彰往訓來意在不朽敢舉三先生望公且告後之秉憲者若某也賢某也否指而議之茲石亦袞鈇哉不穀無容喙矣王公名來賢字元德舉隆慶辛未進士詞翰風猷表著宇內與余善

遂寧令羅公生祠記

羅公登嘉靖庚戌進士辛亥授遂寧知縣越癸丑天子重書徵良吏公褒然嘗舉遂民老稚無不泣下者曰奈何去吾父母乎輒家祀而人祝之丙辰公爲戶部主事奉命督滇賦蜀父老攀轅入遂留境上不能行曰何幸見吾父母乎遂于邑之北圖祠祀公隆慶癸酉公爲蜀左使辛未撫貴陽遂民省公趾錯于道縣令樊盛新公之祠請余文記之乙亥公撫蜀余謝曰公方在事何可頌焉丁丑公改官留都余再過遂士民申前請昔何武無赫赫之名而所去見思公有重名而去思若此乃操筆記之以風有位按遂



人  
都御史陳公講光祿卿黃公華二公皆長者  
言公在邑清靜寧一毫髮不取于民退坐水月  
閣中食枯魚衣布袍意澹如也乃片言折獄公  
庭寂然人稱神明暇則興學造士種種埒于古  
人余獨多公活人一事往牒無有也一日公視  
堂事有報黃連舖殺人者公躍馬視之一人卧  
地下喉有刃痕使人視之氣絕矣公親摸之微  
有溫氣移之獄中有罪人白瑜席華公面諭曰  
得活此人吾將汝釋兩人日夜視之至七日而

其人蘇一月而其人人生公詢何事被殺及姓名  
寧死不言公竟釋去不知所往後遂人遇于峩  
眉山中擔水濟僧自號白水道人時時向佛前  
設小醮祝公無疆之壽嗚乎異矣古有秦越人  
見垣一方知五臟癥結公之起死者類之昔太  
史公作循吏傳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魯有公  
儀休大都皆廉平吏耳乃繼之石奢則因父殺  
人自刎死者繼之李離則過聽殺人伏劍死者  
兩公重民命寧殺其身奉法循理庶幾稱良哉



公于生者安焉死者活焉馬遷而在必列公于  
諸君子之林後世長民者日事敲朴爲漁奪計  
如狼牧羊無完畜也視公不愧而死乎公展采  
中外有奇勲及遂多善政余不論而論公好生  
之德有斐君子不可諠兮公之謂也祠何可已  
哉祠何可已哉公名瑤字國華別號野庭家洞  
庭湖上

漕儲道題名記

隆慶六年壬申 穆皇帝軫念國計復

二祖海運舊制而臨海王公宗沐始行海運又  
河道淤阻轉輸孔艱王公思變易而革也乃上  
書曰煩劇不能獨運而職守不容相干分理而  
專責之者漕臣是也且漕運有總兵督撫而復  
有叅將近日催僭之法已密而運糧官軍苦于  
羈轄其弊尤多牧羊者患人盜芻也立之監監  
立而羊益瘠矣乞勅該部革武臣添設漕務叅  
政一員帶銜山東駐劄淮安兼理廬鳳淮揚糧  
儲先皇帝嘉納以上海潘公允端鎮其職每



年春駐節瓜洲夏同總兵官督運劉澤復歸于  
淮歲以爲常政令赫然耳目一新國家承平以  
來塵塵見耳語曰瑟更張而鼓無絕絃矣鑑刮  
磨而照無眩物矣不穀守淮竊嘆此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甲戌去淮而海運罷丁丑冬膺茲  
簡命明年浮淮入京陛見今  
皇帝賜酒飯勞焉月餘陛辭上賜如初領而  
璽書以歸徘徊富穀堂問前道名碣無有也而  
潘公刻在瓜洲此何可少也夫藩臣分理漕事  
卽四百萬石一身也九州之半一心也而又值  
聖明革故鼎新之會余讀易卦而有感于革焉  
其曰巳日乃孚元亨利貞言革而當也  
先帝用撫臣言更置文武善通舊制乃二三大  
夫賢者也歲輸旣早民力不屈易稱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言三就又何之矣革之終有曰君  
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貞而吉苟不守之以貞所  
革隨變悔無及也  
勅諭所云廉謹自持盡心  
綜理有貞之義哉有貞之義哉不穀日兢兢焉



恐猶與牧豕者類也敢告諸君子以有孚之革亦不穀託姓名之幸與

集鳳臺記

京口三山蓋金焦北固云五游道人郭次甫隱焦山二十年余往守淮陰結招隱亭居之督學入蜀而次甫還山及督漕始訪次甫山間蕭然一室多高梧脩竹次甫就清陰壘石爲臺登臺舒嘯西望大江八千餘里長風落照明月青霞足稱賞心復構亭于臺上金陵邢學士伯羽題

曰集鳳亭甫成而余至次甫曰昔焦孝然不赴漢三詔結蝸牛廬于浮玉山白日輕舉後改爲焦山陳留蔡公邕有贊嗣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坐焦山石室中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穿盤石積四十七年石忽穿乃亦飛去西蜀李公昌齡有序吾老茲山矣願公一言記之余笑曰昔吾鄉米元章愛潤州山水之勝遂以平生所好研山石與山僧易海嶽菴居焉菴在北固山不穀何以易茲亭哉古之高士潁陽桐江其猶鳳



乎當時隱矣而千載侈談絕雲霓負蒼天鏘鏘  
翩翩足增宇宙太和之氣乃知丈夫樹立潛見  
不同同翔于仞哉宋玉有言潘離之鷄難與料  
高也尺澤之鯢難與量大也司馬遷曰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次甫懋之矣不穀好奇之僻差比  
古人乃文翰愧中郎諸君子遠甚次甫奈何有  
于余言哉

游峩山記

昔蘇子瞻言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州非  
謂峩山哉余少讀范成大峩山記比長管子建  
初惠余峩山圖欣然神往萬曆甲戌奉

命督學事冬試嘉州僉憲關中南叔後約余同  
遊雪大不果乙亥再試少叅石晉王引瞻脩撰  
富順李元甫使蜀三人雅善訂共游焉乃王李  
奪于公期而余獨往時九月朔日也嘉守鍾玉  
甫別余郭門行三十里至蘇稽渡即長公讀書  
處也行十餘里憇德山寺望三峩挿天雲氣如  
赤珠如白鶴如行人鱗鱗不可名狀讀宋英宗



御制別山碑別山者開山寺僧有經行者懋聖  
積寺登老寶樓覽魏鶴山峩峰真境四字寶亦  
宋僧別山者流有東明沙門年九十擁錫而行  
素與新都楊用脩青城余懋昭游藏二公詞翰  
余爲老僧像贊而出出過解脫橋懋華巖寺讀  
宋紹興碑發涅槃之蘊演勿照之明令人爽然  
至楠木埤樹如寶蓋葱菁十餘里見溪下一石  
類舟人云此普賢船也至大峩石上有陳圖南  
福壽二字石前有流盃池余爲神水贊而去去  
登歌鳳臺卽楚狂隱處也懋中峰寺玩孫思邈  
藥鼎丹竈其形甚古懋牛心寺寺下爲雙龍橋  
兩水分流石梁跨之蓋天成云過梁渡溪懋後  
牛心寺玩唐三藏取經時所遺卓錫非人間物  
國初高僧寶曇圓寂于此或言  
高皇帝同時僧廣濟避居峨山後宮中聞龍躍  
聲詔易前杖莫可考耳由四會亭經南戒名宗  
坊投白水寺宿焉訪唐濬師彈琴處湮滅也有  
鎮南沙門與之語合言師別傳年七十游南海



三十年前種樹千百今鬱鬱蔭此山矣出內江  
學士趙孟靜衣契讀之謂克其心則宰衡吐握  
一代人才可種也洙泗指迹千載人才可種也  
余味其言書短歌寄焉越二日鎮南隨余登頂  
心坡坐筍輿用布懸引而上經息心所大小深  
坑有長老坪差覺平坦喬木千章千雲摩蒼交  
錯糾紛古蘿蔓延下垂人云此普賢線也行至  
鷲店飛岑巒吮過木皮殿上胡孫梯歛霧逢滄  
咫尺莫辨過梅子坡至雷洞坪有禁人語鐵牌  
恐風雷忽震由此轉折八十七盤最上娑羅坪  
蓋有娑羅花云捫石穿林黯黯不見天日巖下  
魄魄多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入天門石  
度天僊橋投光相寺宿焉老僧取水炊飯爲言  
頂有池水無泉脉可給千人炊米數沸中食過  
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卧必累褥坐必執  
鑪其寒慄異常云越三日沐浴禮普賢大士祈  
家按察公壽舊有銅鐵錫三殿今存鐵瓦殿云  
有通天沙門年八十薙草開林表一小刹不下



山五十年自言此山無豺虎草木皆香西域寶  
掌千歲僧也名此爲震旦國第一山四顧遙指  
其近而倚者曰瓦屋羅回其遠而望者曰青城  
玉壘其最見者曰雪山隴經而火焰葱嶺與諸  
蕃之界俱在縹緲其餘萬山真如培塿青衣洋  
瀆三江縈然如匹練使余應接不暇少頃鬢鬢  
雲布兩人復歸禪房有披髮道人衣樹皮不言  
姓名坐風雪年餘余招之來杜口振手意在服  
食咽氣與通天異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長揖別  
去余就枕越四日再登浮雲忽開太陽吐扶桑  
和如豔陽步覩佛臺有小鳥如鸚鵡依人而來  
鳴曰佛現佛現視之閃閃成暈青黃紅綠之色  
圍繞數重初見若車輪旣而圓徑漸廣跨過山  
足觀者如對鏡惟見己身雖竝立者不見人云  
此普賢身也有鼯鼠亦來親人或言山有雲霞  
氣日映之則光鳥鼠亦忘機者通天飯余禪榻  
授余養身之秘坐更餘一僧報曰聖燈現矣疾  
走現光臺始見其一如火漸至數百時隱時見



僧云往吹入殿中信手撥之一木葉耳理或有  
焉余就枕越五日又登絕頂日大明如昨一僧  
携放光石如水晶大者徑三四分就日照之成  
五色如虹霓望七寶臺在深崖與通天別從故  
道下山崇峰懸磴白雲護之渾如銀色世界樹  
間啼猿小者如拳暮宿白水寺有妙境沙門自  
西遊還從師高僧筍峰歷五臺南海道場談之  
津津有味越六日至黑水寺訪八音池每盛夏  
有水人鼓掌則羣蛙鳴其起止俱先一蛙如金  
聲玉振有白玉環探之光潤異常乃千年物豈  
晉慧通慧持皆遠公高弟游此遺之耶暮宿老  
寶樓有鑑燈沙門了大藏爲言蔭法雲則火宅  
亦涼曜慧日則昏夜可曉儒釋異耶又愛詞翰  
余檢家按察公見南江閣詩文選付焉壯哉司  
馬遷之著作藏名山巖君平之九州游八也乃  
佐理此山舍此山將何所藏哉鑑燈指龍門洞  
三峨三峨諸勝莫能窮也大都廣圍千里高百  
三十里余得其繁暮宿峨眉眉縣越八日王李二



君書來詢游狀余報曰茲山善畫者莫能圖也  
果右軍之緣續太白之歌勉旃載以五七言古  
十四章絕句二章復焉越九日登瞻峨樓書作  
記  
陳子曰夾江毛潛賓檢討寄余峨山光景記及  
余游而毛先生捐賓客彼稱道家虛陵洞天佛  
家大光明山止耳至黃帝訪天真皇人于勝峰  
中言君猶神也民猶血氣也民難養而易散氣  
難保而易失吾道何加焉楚狂生以鳳衰譏尼  
父茲山千仞哉宜有楚人之翔與



西園文集卷之十

二西園文集卷之十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記

大觀樓記

瓜洲蓋重鎮云其地邊大江積沙為洲其形如  
瓜自昔張官設驛 高皇帝曾乘巨艘憇焉

勅有司歲祭江海潮神祠至脩城備倭與揚州

府並峙自 肅皇帝三十六年成南有望江樓

久廢同知丘君如嵩脩復從 故事參政

西園文集

卷之十

一



至鎮督運財兩三月耳萬曆七年文燭以巡漕御史奏留造舟上特旨允焉年餘而樓成太學生黃一正蕭周郡學生吳松輩率父老請余碑焉且曰荆南以王岳陽以范其以人重乎余竊悲二公遇殊而言異大都易地皆然也茲鎮當南北之衝而吳越之會也望鍾山而吞長江金焦北固種種在目朝暉夕陰風皦雨嘯海氣潮聲萬態難窮斯亦宇宙間之大觀哉潤州萬歲樓揚州文選樓楚州宴花樓徐州黃樓雖今

昔興廢而視此則隘矣然四州皆用武之地而此爲咽喉登斯樓也仰而防未然俯而戒不虞矣今聖天子在上湛恩汪濊封疆大臣揆文奮武有司祇承約束道不拾遺百姓安堵余尚懼末技游食之民未緣商畝積貯少而風俗侈卽有水旱胡以相恤卒然有師旅胡以餽之此昔人所凜凜也無事如張綱歐陽脩有事如謝安韓世忠咸大造於揚其勲業與山川爭雄是在有位乎是在有位乎若棲遲故土之思如仲



宣先憂後樂之懷如希文斯賢豪登覽者所同  
余無容喙矣遂題大觀樓而爲之記

逍遙樓記

往讀南華內篇質于家君子家君子曰漆園所  
稱逍遙卽孔子之樂子思之自得孟子之不愧  
不作而已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竟莊生非達  
者耶後不佞遘小樓數椽登而嘆曰大哉九州  
之內六合之外乎乃余貌焉中處矣然榆枋之  
飛鸞鳩也蓬蒿之翔斥鷃也一枝之巢鷦鷯也  
滿腹之飲偃鼠也焉往而不自適哉客有惠顏  
魯公大書逍遙樓者不知在何許遂以名吾樓  
而扁焉史稱清臣風節如嚴霜烈日書法如鐵  
柱又平生所向慕并書以告我後之人登斯樓  
者

江閣藏書記

家按察公讀書見南閣上謂小子曰汝知古人  
乎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唐太  
宗巡行有司請載書以虞世南爲行秘書止之



王仲任過洛陽市見所賣書輒口誦遂著論衡  
藏逢世欲讀前漢巧親友刺尾紙手抄以漢書  
聞此恢奇多智其家豈有書耶若惠施之五車  
劉歆之七略班孟堅之九流李弘度之四部鄭  
康成之經神房暉遠之經庫李泰和之書麓皇  
士安之書淫杜預之左癖傅昭之學府張華之  
三十乘韋述之二萬卷數家者侔宛委而埒東  
西觀今吾所藏半焉乃所讀孰與古人多小子  
懋哉夫鄴侯之架在衡之陽二酉之藏在辰之  
陽楚書大較富也異代掌故倘求逸於沔之陽  
乎有大人著作在小子何望焉退而作藏書記  
詔我來世

甘露園記

往聞鄖子國東北隅有文杏古檜干雲凌霄其  
下則吉陽何先生讀書處也先生家食時甘露  
團團降古木遂名其園乃先生事肅皇帝朝官  
南京刑部右侍郎勲樹在江淮以講學風海內  
謂王文成良知之說得鄒魯之真傳而文章海



涵地負遠宗臨川近慕晉江偶見不穀之作擊  
節賞之報書先大夫曰公有子而文乎嗣交仲  
子仁仲先生業下世仲子才士先生不死矣屬  
余園記且曰先生意也嗟乎姑射之飲丹丘之  
獻僊掌之承豐草之零木蘭之墜往籍侈談之  
顧先生爲時大儒也甘露蓋休徵哉仲子益以  
名卉佐之奇石有堂曰卮言閣曰綠雲臺曰清  
虛有竹葉居梅花屋翠隱洞芝廈其名勝莫能  
殫述仲子又言世稱名園外構華整而主人中  
不相關今余寓目皆所手植暇則詠歌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昔仲長統愛廣宅背山臨流花木  
周布息四體之役謝眺遊東田累榭菌閣魚戲  
鳥散極四時之樂仲子公理其人玄暉其才乎  
竊多其有古人之致云獨恨先生未及見仲子  
之成如今日及不穀爲公家記也

### 勅書樓記

臣家有屢朝勅命誥命若干軸有勅諭制策若  
干通建樓寶之恭題曰勅書樓大哉王言如絲



如綸蓋先大夫之意且令來世榮華袞而篤忠  
貞也有客登樓獻圖十二且曰金刹當軒玉虛  
橫牖雪凝朱閣月掛荆樓此前景也旗纛五尋  
學宮萬仞建興迎曙楚望連雲此後景也綠楊  
煙雨翠竹亭臺東沼仁風西城夕照左右景也  
吾子覽勝而樂焉不穀撫然曰文燭自乙丑事  
肅皇帝官廷評十八年矣穆皇帝庚午以江淮  
大溢遣戶部郎中賑饑時督臣議行海運用燭  
守淮安今皇帝改元以輔臣言更儒臣璽書陶

鑄士林用燭董蜀學政丁丑黃河淤阻運車  
艱遣大臣經畧川燭叅漕務三任急矣至塞上  
命而成先志負負無可言者登斯樓也馳北闕  
而夢南山矣何樂為客退而周覽四顧景光陸  
離有如客言因憶昭明擅文選之著仲宣興故  
上之懷希文多憂樂之感叔偉望駕鶴之賓其  
樓張楚而四子異悰矣不穀有忠孝之思乎將  
樂斯樓而老焉此聖主之恩也先大夫之遺也  
書作樓記



西園文集 卷之十  
墨花深處記

余建勅書樓尊制矣復扁先按察公示不肖諸  
作于允宜堂西題曰墨花深處漢太丘長之于  
紀謚晉索幼安之于緜唐蘇許國公之于頌稱  
父子相知未有篇詠如先公者也先公有太極  
硯一斧硯一手自珍贊因置其中而不肖時操  
柔翰宛聞過庭之訓王言絲綸遺草金石願來  
世竝珍之且作忠孝云

雪坡草堂記

郡城之東隅封崇爽塏者惟報恩寺寺西有地  
屹然而峙每遇雪天林丘積素迥異它處人言  
雪坡云去先按察公大業堂財步武耳不穀憇  
焉避暑寺中間誦釋典氣茂三明情迢六入皆  
清涼境也方邁數椽葺門圭竇而海內同志或  
開府于鄂渚鄭西之間或秉憲于荆岳蘄黃之  
澣分俸貺之助成厥盛因憶昔時有林君景思  
者結廬天台傍曰雪巢而楊廷秀賦焉中言厭  
人寰之喧卑薄市門之囂塵八窓夜明萬山失



西園文集 卷之十 七  
碧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瑤我室式珠我廨俗  
子標門懼點勝槩不穀有心前代揆之又諸公  
誼至高亦楊子所稱霞外雲表矣嚴劔南遺草  
堂之資于襄陽惠買山之錢寧獨一念微向古  
人先之哉遂顏其堂爲雪坡而記之

芝英亭記

小子侍先公論字學公曰汝知芝英體乎小子  
曰世稱歐陽詢有楷法張伯英爲草聖李斯入  
篆室虞世南隸弋法也盛哉鑠乎名立後世公  
曰漢時陳遵稱篆書之祖芝英蓋其體云每書  
一出坐上皆驚人稱陳驚坐且六國爭戰潛爲  
符信書各異體而芝英其一也乃秦煨滅之漢  
武帝殿前產靈芝二本歌芝房之曲而述芝英  
之書恨曼漶莫傳耳小子曰孟堅最善孟公所  
稱愛客則投轄于井尺牘則人以爲珍使匈奴  
則單于大奇之有列侯誤傳爲遵者坐中震動  
旣至而非號曰驚坐或謂其談遠而書未見稱  
也茲異聞也班史逸之何啻珍珠船耶後蘇序



產芝數本先君草瑞芝賦小子請建芝英亭先  
君笑曰汝異時自爲之偶新一亭因憶孟公高  
妙先君博雅眇然千古矣遂記之而名其亭曰  
芝英

### 長慶亭記

陳子得片石像五宗之峰而題焉北爲碧玉南  
爲岫嶁東爲日觀西爲蓮花中爲太室平生浪  
游之志半矣方思畢焉卧游神游適茲丘耳向  
長禽慶吾其斯人之徒與扁其亭曰長慶

### 石山記

陳子園有山石諸君子所惠也蒼翠鱗集岡巒  
龍襄與客登臨而狀焉有言帝臺若棋月林若  
鏡雲岫如複松風如響者是古之奇也余嘆曰  
無論徼外高嶠神州大塊卽名園中芥子耳因  
憶平泉之醒石李德裕栗里之醉石陶淵明鬱林之  
廉石陸履道坊之盤石白居易海嶽菴之研石蘇軾  
今何有也而五君德業文章磊磊磷磷在三丘  
五宗間片石之名存于天壤非攻玉者耶余意



它山矣

陳氏先塋記

吾陳世家江北其上門蓋義民公宅云墓在宅之後其西近義民公者高年公墓也近高年公者竹塢公墓也靜軒公墓在三角垵承德公墓在蘇阡有勅贈坊子孫自義民公出者幾百人世以科第顯彬彬盛矣其彥昇公之墓傳葬下門今獨中順公墓在耳且義民公墓東纍纍數十塚豈仲明公而下多在上門乎俱不可考矣

往小子修譜時曾詢中議公欵欵良久中議公下世小子拓祖居而新之東闢神道濶一丈深三十餘丈以達塋所往祭掃時披荆棘出入他道又牧童採樵其上中議公與諸父諸兄弟築墻而垣之小子捐俸金百兩建一石坊題曰陳氏先塋蓋中議公之意也夫古者不封不樹過墓則式去國哭墓而後行滕公顯白日之銘揚震立大鳥之象曹氏開阡于京兆淮陰旁置乎萬家中古以還重丘墓若此陳爲文獻世家尚



不盡識其先世之藏也。它何以責焉。余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記而表著焉。韓魏公有言。謹家譜而不忘先塋。孝之至也。吾日有望於後之賢者。

玉沙草堂記

江北古城昔時玉沙縣也。水經有白沙水。自江口入沔。湧玉泉在城之北。憲使柯公喬嘗登古城。詢父老以泉莫得也。乃城濠即泉地乎。余改爲湧玉陂。而結廬于古城之內。且地號土門。東

號下門。吾陳世家焉。永樂間鄉進士平博士父子所居。先中順公時遊焉。嘉靖間屬之翰林學士童公先中議公時遊焉。崇岡峻嶺茂林修竹。蓋郡城之孤秀也。萬曆間屬之小子無論二氏之亭榭。鞠爲荒草。即崇者卑。峻者夷。茂修者剪矣。小子易數家地。拓而爲園。且復古路中。榜其堂曰讀書館。曰懷陸閣。曰溪山深秀亭。曰脩然。各有小記。後爲亭者二。左仍平之亭。曰翠雨。董述夫書。右仍童之亭。曰來嘯。張伯起書。亦以四



五公之風猷尚在山岫水曲之間也或謂園秀而野品而確永有傳乎余咲曰茲地堵而雉雉而城城而阡陌天地山川有易也而况園乎昔人等園爲主而主者客也即有之千百年間視二氏俱客耳而况名乎吾爲吾園而已題爲玉沙草堂而記之

### 環玉亭記

往入蜀過鹽亭宋文學士與可故里也夜夢一老僧持萬竿圖示余曰此文公真筆也余覽之蒼翠濕衣老僧曰願公一詩易之余愧遜良久老僧曰公名異代高與可矣覺而夢乎有是哉余補官南歸復有西蜀之命從子汝陞建環玉亭于塢上余坐之宛如夢中所見善繪者莫能圖也因謂從子曰君子比德于玉而知竹之同于玉乎玉之溫潤而澤是含風帶雨者玉之縝密以栗是負雪栖霞者太液之叢生廉而不穢也嬋娟之蔭修垂之如墜也嶰谷之管遷亭之籥其叩之清以越乎化而爲龍變而爲蛇其瑕



瑜不相掩乎故武公之德子猷之詠中散之賢  
太白之逸何嘗不賴此君而自玉哉亭名環玉  
蓋有砥礪之助云從子起謝曰君子貴玉而賤  
珉祇哉象德明訓遠矣請書之以誨來世因憶  
丹淵有文行于世余何敢望其萬一乃老僧談  
真夢中語耳附載之以俟賞音之士

考槃草堂記

此義民公故居也天順間輸粟賑饑荷明旨旌  
焉公富而好施名與兄中順公竝別號考槃家  
江北上門其子高年公生竹塢靜菴承德三公  
蓋地靈云正德間兄弟徙下門又中順公故居  
也二公墳墓各在故居之後嘉靖間按察公同  
小子從復中光祿兄仍下門隆慶間小子闢草  
堂而新焉夫公一書布耳優游江漢在澗而寬  
在阿而適在陸而軸詩言考槃樂可知也且士  
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  
墓鄉里稱善人足矣馬少游言爲我乎而公隱  
德昌後可當頌人之詠題曰考槃草堂并告吾



陳氏之世守者

碑

沔陽州脩學碑

學宮在郡城東北之中環水而城岷之江嶓之漢逶迤千里會焉林風顛氣代鍾名哲記脩學者成在成化則黎文德公正德則魯文恪公嘉靖則傅司徒公詳哉其言之也後袁公福徵請記于先按察公而不果文也萬曆八年郡守史公奉命蒞沔顧瞻廟貌有傾圯者明年政通人和蠲吉興事州判朱君耀承委勤力慮材鳩傭各捐俸助之自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敬一亭名宦鄉賢詞以至牲庖齋所廩庫泮池煥然斧藻七閏月而繕完公率諸生告成事觀者如堵不佞謂魯人歌泮水以頌僖公漢時觀橋門者以萬計千載而下且暮遇也史公興學蓋循吏云學正徐君應宿訓導呂君蒞王君冲命諸生劉完陳宗器輩謁不佞碑焉憶侍先按察公論學公曰二三子知孔門之學乎當時農山之遊



閒居之侍于山則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于賜則曰辨哉士乎仙仙者乎于回則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于參則曰道以明德德以尊道可語王道乎它如金人之銘欹器之說嬰圃之射蜡賓之與慎言持滿志三代之英乎顏子沒而曾子唯一貫矣曾子沒而孟子承三聖矣彼稱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吾友謙之謂其直指本體所唯不虛即賢于堯舜之贊堯舜未易賢也麒麟于走獸鳳凰于飛鳥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柰何求諸聞見也後世談口衆而道日晦不過子羽之容宰我之辭桓文之事管晏之功止耳下則鄉原之媚左丘明之所耻也洗心者非乎語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處者焉二三子生長江漢處學宮矣脩學者尚飾以丹漆而乃無洗濯之功如藏脩何不佞跪而受命終身誦焉謙之者鄒東廓先生也良知之學得諸陽明王先生沿濂洛關閩而達洙泗者紹聞德言



告我同志倡明正學以光山澤庶無負郡守公  
之教哉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漢之廣矣不可詠  
思郡守公之謂也公名自上浙江餘姚人

重脩黃蓬山靈福觀碑

沔古竟陵地東南一山曰黃蓬去州二百里岡  
阜隱見若瓜蔓其峯三百餘江漢之靈延綿環  
結蓋福地云山間有觀名曰靈福不知創自何  
代觀鐵鑪古篆其在周秦乎郡人檢討劉公琢  
賦十二景其子進士公深作脩觀文以十二詩  
刻于碑之陰先中議公思與小子同遊一詠其  
槩以續劉氏父子之盛乃中議公竟不果也今  
小子卜石靈山庄始一至之吾友劉君完李君  
孟時携酒以從登後古城時天甚暑觀有古井  
水寒而其汲之可坐心消渴覽其殿宇霞駭雲  
蔚李君曰此吾先處士某所脩虛石以待名筆  
劉君曰願子一言以配先公余高兩君之誼安  
敢以不文辭余聞海上三山蓋有蓬萊方丈瀛  
洲而姑射之中蒙穀之上多金銀宮闕其間羽



衣黃冠御風飲露乘雲馭龍光日月而載星辰者何限乎茲觀視之真太倉一粒耳然道之周流宇宙猶血脉之貫指掌也廣成子所談柱下史所論河上公所著鴻寶萬畢所錄咸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視無聽玄之又玄大都與吾儒之靜佛氏之空有同歸焉夫脩潔而飾者慕道之象也抱神而一者守道之真也余嘉李處士新其象而欲閭巷之人脩其真也故與二君言之頗詳若夫丹竈石髓金膏玉液練色蟬脫稱長生不老則余敢盡知哉道士聞余言請書諸石俾二劉公之詩文處士之一念與茲山竝永也哉

重脩黃蓬山崇鳴寺碑

黃蓬有崇鳴古寺與靈福觀竝吾友李子孟時以禱嗣應脩觀音閣屬余爲記蓋谷神休云後余游山寺問前代碑無有也門人王子之翼丘墓在茲山去寺里許王子嘗廬墓請曰李子願得先生言以鎮茲山可乎陳子登香山周覽四



顧見大江自岷峨而下泝洄數千里又隔江羣  
峯邈迤其駸駸者赤壁山乃周公瑾破曹處蘇  
長公以黃州當之古稱戰場非耶即友諒漁子  
弄兵湖上至歸真主驅爵之鷓驅魚之獺耳然  
王圖伯畧方蒙矢石橫草之功一敗塗地今蕭  
寺獨存豈淨土樂界若存若亡不生不滅與江  
山爭勝耶故行不捨之檀而施羣有矣唱無緣  
之慈而澤萬物矣演勿照之明而鑒沙界矣導  
知機之權而濟塵劫矣正法旣沒象教始倡而  
頽壞莫振則三十七品胡以內之九十六種胡  
以外之李子新象教而振法門諸僧飛錫耶掛  
錫耶諸僧曰吾皆住而非行游者余聞戒定與  
慧無分行住因聲而晤因緣而覺何莫非教耶  
諸僧羅拜謝曰公言苦海慈航昏衢巨燭矣李  
王二子撫然曰此吾黨所當知寧獨誨登彼岸  
哉遂勒石爲山寺記

二酉園文集卷之十終



三國圖文錄卷之十一

靖遠傳百為山寺誌

王二子無然曰此吾黨所當收聲歸籍登斯

階曾懸執鶴曰公言苦斯遠遊者漸曰歐矣李

慧無不計出因灌一節部因表而後前莫非嫌

處唯諸言曰吾嘗以非形執者余聞如式與

必於之李于滌衆幾而然去門前曾新變唯

蘇製莫然頃三十也品所以內之式十六蘇





